



好德添旺

□ 王树兴

德旺辞去厨师长让我很是意外,他做的这家饭店生意很好,算是在他手上火起来的。厨师长在任何一家饭店都是顶梁柱的角色,他离职给出的理由竟然是想歇一阵子,都没想出自己接下来干什么,就是没找下家。这有点奇怪。

我和德旺认识有三年多时间,他原先就业的那家饭店做文化餐饮,拉我进他们的工作群。开业前的一天晚上,十点多钟我在群里看到他们还在店里,为一场重要的接待在讨论菜单。我跑去看了傻眼,他们着重在做高邮名菜,单子上列了软脰长鱼、金丝鱼片、雪花豆腐这些。我让他们根据店里的食材,根据厨师的特长做自己的菜,盘新菜。因为,新店做传统名菜、做别人家的特色菜,会被顾客比较。你即使老厨师,新锅冷灶的,也有个生手到熟练的磨合过程。人家会拿你的软脰长鱼与俞师傅比,金丝鱼片与张雅厨比,雪花豆腐与管大师比……高邮人嘴刁,咸一点点,淡一点点都吃得出来。口碑一般般,店就开不下去。于是,他们就按照我的建议重新做了菜单,我又根据店里的食材,教他们做汽锅鸡,建议他们做本味的螺蛳炒韭菜、酱烧泥

鳅、子龙脱袍等菜。汽锅鸡是汪曾祺老教王干,王干教我的,我再教给他们;螺蛳改浓油赤酱为海鲜做法,用海南的白胡椒粉调味;酱烧泥鳅黑黢黢的品相不好,穿上过油的青椒段。口头创作兴奋起来,我还调侃一下穿青椒的酱烧泥鳅,是丑鬼也有春天,他们直接就做了菜名。祺菜馆现在也有这道菜,我做的菜名叫“盛装鳅鱼”。

德旺主厨的重要接待取得很大成功,也就循着做新菜的路子一直往前走。他们餐厅开发新菜,我会帮他们起名字或者改名字,就着巡台的某一个菜品照片提意见,德旺属于一点便通的聪明人,无需磨嘴费牙。说起来,我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跨界,从文学到美食。现在我也做了饭店,磨自己的主厨,做祺菜,汪曾祺吃过、做过、写过的那些菜。都说开饭店要会做菜,或者懂吃,两样不能一样没有。我算后者,我的抖音号呢称是“知食分子”。

德旺在家休息的日子,被我拉出去买过餐具,到过南京食材市场。他赞同我的食材为王观念,只要食材好,白水和盐巴都可以做出好味道。我们对充斥于市场的化工调味品,对防腐剂加化工调料加工

出来的成品食材深恶痛绝。德旺说:“你在饭店里做出来的菜,能给你自己的份子吃,才能端上桌。”他很想自己做,创业,像祺菜馆那样做个牌子出来。

德旺的机会还真的来了。有人看重他的人品和手艺,给了他很优惠的条件,让他做合伙人,当老板。

我曾经说,“一家饭店,做到给家里人做饭,为家里人服务那样,就不可能开不好。”许是受我启发,德旺开在屏淮路上的这家饭店名字叫“旺家味”。

他找我起包间名字,我用了旺字系列,建议他得旺厅、添旺厅、兴旺厅……他没有全照我的,改了一个厅的名字,叫“兴权厅”,我有些不悦,知道原由,倒赞叹他的厚道。兴权二字是他合伙人父子名字里有的。

旺家味饭店开业前我精裱了两幅朱彤的画送给德旺,他为难了一下我,要我为他写门前的对子,我哪会写诗做对子,学的古汉语早还给陈克猷老先生了,和周同、蒋成忠学也来不及啊。拗不过他,我只能做两句广告给他,暗合他合伙人的吕姓和他的名字:

“口口相传远客来 声声夸好德添旺”

这则广告制作时错了顺序,听见德旺在电话里与广告制作公司交涉,我捂住嘴笑。他说:“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改!合作伙伴必须放头里,是其一;做文化餐饮必须有文化,也是其一。好德添旺!”

穿过岁月的粽香

□ 金晓琴

一大早起床,发现餐桌上除了一碗清粥、几碟小菜外,还多了一盘粽子。看着热气腾腾的粽子,闻着粽叶散发出的丝丝清香,有些惊喜,有些意外。

原来,端午快到了。扯断丝线,剥开层层粽叶,轻咬一口,糯米的清香在舌尖上氤氲开来,化为一个民族难以忘却的纪念。

太史公慨叹他“其志洁,其行廉”,刘安赞叹他“可与日月争光”,文秀悲叹他“堪笑楚江空渺渺,不能洗得直臣冤”。

他,就是屈原!
我没有去过屈原的故乡,我吃的粽子也不是用汨罗江水煮熟的,但我读过屈原

的《楚辞》。想起屈原在《楚辞》中言:“朕幼清以廉洁兮,身服义而未沫。”忆起东汉王逸在《楚辞章句》中的注释:“不受曰廉,不污曰洁。”“廉洁”二字自屈子起,迢递千年,穿过悠悠岁月,关系着当代中国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。

他正道直行,怀瑾握瑜,深思高举;他不愿以“身之察察”受“物之汶汶”,宁赴江流,以死明其高洁清廉之志。屈原磊落一生是对“廉洁”二字最好的证明。两千多年来,他一直站在中华民族道德的制高点。

《诗经·小雅》中说:“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。”意思是赞颂品行形象如高山一样,让人仰望不可超越。是的,先哲的风范高

标难以企及,但现实中的你我“虽不能至,然心向往之”是可以做到的。

粽子是父亲一大早从乡下送来的,热腾腾的。父亲不知屈原是何人,不会想到汨罗江,但他时常告诫我,吃人嘴软,拿人手短,清白做人,明白做事。千万不要认为吃一点、拿一点,占点小便宜、不搞大腐败,犯点小错误、有点小毛病,不会出问题。有些人正是对自己的纵容,正是贪图蝇头微利,才一步步步入罪恶的深渊。欧阳修所言的“祸患常积于忽微”,正是这些人从小贪到巨贪的写照。

进而忆起储光羲的《咏山泉》来,“恬澹无人见,年年长自清”。在无人见时,亦能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财礼物;在无人见时,依然维持着心中廉洁自律的光芒;在无人见时,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。

这,就是廉洁!

父亲在身边,粽子在口,廉洁在心!

青菜咸肉饭

□ 肖玉峰

用来煮饭,“锅腔子”就用来自烧菜。这样可以省出一点时间来做功课。

一般情况下,父母亲每一次出远门前,会把我们的生活费给足的,有时还会把一些咸鱼咸肉及咸蛋给我们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啊!船民们喜欢腌制一些咸鱼、咸肉和咸蛋,因为行船在外,买菜非常不方便,只有用“不怕坏”的咸鱼咸肉打打牙祭!

记得有一回,我们的生活费快用完了,父母亲的船还没有回来,我们心急如焚。现在回想起来,都有点伤感,因为没有钱的日子不好过!由于都是小孩子,我

当时才上四年级,都不好意思向邻居开口借钱,尤其是做哥哥的我更不愿意向别人借钱。于是,为了减少开支,我和弟弟妹妹商议,用“锅腔子”烹饪饭菜合一的青菜咸肉饭,外加一碗用酱油、胡椒、味精和开水制成的“神仙汤”,以解决中饭问题。一开始,香喷喷的青菜咸肉饭还是令我们大开胃口的。可是,天天吃青菜咸肉饭,天天喝“神仙汤”,就让我们三个小孩倒胃了。

虽然有点倒胃,但能填饱肚皮,也算是不错的选择!眼看着咸肉越来越少,生活费也越来越少,我们不能再不好意思了,决定向我家东边的邻居、和蔼可亲的徐奶奶借钱。好心的徐奶奶一下子借了40块钱给我们,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

难忘徐奶奶借钱的恩情,难忘倒胃而喷香的青菜咸肉饭。

青稞酒

□ 赵科

已交代好,我们顺利入住。期间匡总邀请我们泡温泉,我们看价格较高,婉言谢绝。

第二天匡总让人带领我们上山,我们也回绝,不想给人添麻烦。他就让司机把车子交给我们。周大哥与小薛会开车,我和老胡坐在车上。车子是路虎系列,很稳健,我们乘坐也安全。

车行半山腰,只能停车步行。因海拔较高,温度低,我想租大衣。周大哥说租的衣服病菌多,我们只好穿着春季衣服领略冬季的寒冷,居然还看见雾凇奇观。冷得没办法的我只得在沿山的宾馆找酒喝。泸州老窖最多,也较贵,老胡与我喝了一瓶。

周大哥与小薛因负责开车,没喝。

好不容易到达金顶,“金顶”两字是唐代柳公权所书,气势磅礴。峨眉天下秀,十方普贤菩萨更是巍峨,通高48米,让人敬仰。我们在山上住了一夜。山高夜深,景色迷人,把酒叙情,只可惜没有昨日的青稞酒。下山时我们还与猴子斗了一番,总算明白游人上山都手拿竹竿的缘故。原来竹竿是对付猴哥的。

第二天我们来到乐山大佛,东坡先生的题字令人惊叹:大江东去,佛法西来。大佛位于三江交界,高71米,来到那不禁肃然起来,我们渺小得都比不上大佛的一根脚趾头……

三江之清澈,两岸的鲮鱼馆林立,中午我们一行与匡总会合,青稞酒当然少不了。

各自归去,那青稞酒成为一种难忘的记忆……

合唱团的密码

□ 孙平

有合唱团的城市多不多我不了解。不过,一座城市里有个合唱团,虽说不上是什么新鲜事,但肯定是一道靓丽的文艺风景。高邮城就有这么一个合唱团,叫“秦邮之声合唱团”。早在几年前就在扬州市合唱大赛上获得过金奖,前些时,该团在江苏省紫金合唱节扬州地区比赛上又以高分捧回了银奖,着实让本土业内人士惊喜了一把。

说到合唱团的合唱,其实根本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大合唱。不少人对合唱艺术存在片面认识,总认为所谓合唱就是大家一起唱,再说白点就是大家齐唱。殊不知秦邮之声合唱团搞的是四声部混声合唱,即由女高音、女低音、男高音、男低音组成的多声部合唱形式。关于这一点,人们更是不甚了了,难怪一些观众竟然当场责问,为啥台上一些人卖力地唱而另一些人却不张口呢?更有甚者,当一个声部用不同的声调和唱时,也有听众能听出异样的不同,还误解为走调了呢。

阳春白雪,曲高和寡。作为一门高雅艺术,合唱除了与其他姊妹花一样都具有的艺术规律,还有其独特的艺术个性。毫无疑问,一个多声部的混声合唱正是因为其具有特定的艺术性,才不为大众所普遍认知。

当然,所谓混声合唱也不是高深莫测的,一般上升到艺术高度的文化门类,其艺术性都是相通的。好似书法艺术,首先要有法度,然后再讲情性和意趣。合唱的法度就是曲谱,情性和意趣就是对歌曲的深刻理解和生动体现。不折不扣地遵守法度等同于临摹碑帖,在遵守法度的前提下具有情性和意趣的演绎,实际是合唱团成员集体(包括指挥)合作的再度创作。

前段时间有个作家在《新华日报》发文,为貌似哲学在跨学科统领其他学科(比如小说)而质疑和诋毁。哲学是不是歪曲地强行碾压其他领域让他们去争论吧,我只想说,没有哲学思想和意味的艺术是绝对平庸和浅薄的。多声部的合唱正是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思想,把女声与男声、高音与低音、主唱与哼唱等等这些相互对立的成分有机地统一起来,刚柔并济,阴阳调和,从而让人欣赏到“此曲只应天上有”的华美乐章。

自古以来,中华文化的精髓就是中庸之道,中庸之道表现在艺术中的感受就是中和之美,合唱艺术的堂奥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——和。据说秦邮之声合唱团的前身叫“和之韵”,苦心孤诣,一目了然。“和”是合唱艺术的本质,形而下地讲,比如四个声部就是互相配合,每个声部都承担着同样重要的角色,必须同心协力处理好主旋律与附和声的严丝合缝,既要贯注本声部纵向的旋律,又要留意他声部横向的和声。有时高音需要低声轻唱,低声轻唱时发音位置还要保持高度不掉,且常常运用半声唱法求得与大家的融合、协调、和谐。

一个多声部混声合唱团是不能没有指挥的,指挥是合唱团的大脑控制系统。秦邮之声合唱团庆幸有一位首屈一指的指挥,他可以说是合唱团灵魂式的人物。毋庸置疑的是,没有一个高水平的指挥,就不会带出一个高质量的合唱团;一个在区域比赛能获金银奖的合唱团,肯定饱含了指挥无尽的心血和激情。不过话说回来,指挥再好也不能代表或代替合唱团全体队员的水准。这绝不是玩文字游戏,因为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的集体特点的合唱团,短板效应特别强烈。可以这样说,一个合唱团的水准高低,不在于指挥,更不在于有多少优秀的歌手,而是直接取决于个别难以与大家“共鸣”“合拍”,又跟不上“节奏”者。

因此,我们可以戏谑一下合唱团的成员。首先,心甘情愿地做好一个“半吊子”。可以说,任何人在合唱团里都不可能唱一首完完整整的歌。一首歌是由几个声部分别完成的,各人所在的声部充其量只是一部作品的几分之一。因而,相对于一首歌而言,独唱是一回事,合唱是另一回事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能把本声部唱好才是高手。一个好的合唱团无所谓有没有独唱大咖,但必不可少地须要“半吊子”高手。其次,既是“谦谦君子”,又具“王者风范”。有个比喻我认为非常形象,根据四个声部的发音特质和表现作用,男高若王子“潇洒”,女高似公主“靓丽”,男低像国王“沉稳”,女低如王后“持重”。然而在声部与声部之间,绝不仅仅是机械地各行其是,而是要“谦逊”“有礼”,注意相互避让,力求错落有致。再次,就是入无“我”之境。合唱团是一个抹煞个性的群体,数十人的团队用几个不同的声部共同演绎一部音乐作品,达到声线的和谐统一,讲究的就是众人合。也就是说,合唱里虽然有自己不可或缺的一份力,却不能放大展现自我,即只须共性,无需个性。没有主角,人人都是绿叶。把“自我”湮没到群体中,湮没得越没有“痕迹”越好。

正是因为合唱艺术的魅力,秦邮之声合唱团方才吸引和凝聚了一众音乐爱好者的追求和坚持。队员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,在这里,过去的身份异同,曾经的职位高低,而今的年纪轻老,都被和美的歌声弱化殆尽。尽管在声线的统一和气息的平稳上很难达到专业合唱团的水准,但丰富的生活阅历、积淀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素质修养却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。

就是这样一个群体,他们自发拥抱成团,合而为一,在追求曼妙遐思的合唱艺术道路上不懈前行。